

两代特工
十面埋伏

许若飞和陈玮坐在门边的座位上，边抽烟边聊天。只见一个女孩走了进来，她身穿淡绿色洋装，文静秀美。

陈玮正要招手让咖啡屋老板去阻拦她，许若飞却拉住了他，对他低声说了句什么，自己起身上前，招呼女孩坐到他们身后。

曾国藩曾说过，天下大事，必做于细。不“懂得”事的人，只知其大，不知其细。事情都是看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很烦琐。所谓专业人员，无非是能精确地处理每个细节。目无余子，欲取天

18 养父女相见

下，非但不能踏实做事，只怕会距离稳重成熟越来越远。

互相沟通了救人计划，两个人心里都有了数。

胡文轩满腹犹疑，自然表现在脸上的就是满脸狐疑之色：“看这阵势，这次要完全靠我们这方的力量救她出狱了？这有点儿不符合你江致远一贯的做派呀！”

“哎，你救我救都是救，把人救出来才是硬道理！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你的计划很完善，你们的身份更贴切，仅此而已！”江静舟也不看他，继续把玩着手里的香烟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“可是我总有点儿怀疑……”

“你一向多疑，这是你的自身问题，也是干你们这一行人的职业病！这个我可没办法解决。”

“谁让你解决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方完全配合我的方案，这样顺溜……这种态度我有点儿不习惯！”

“哦？依你之见，我们该怎样做？搞点儿鬼，下个套，捣点儿乱，你就舒服了？什么毛病！”江静舟又对他翻白眼了。

“是落下毛病了！这么多年，就像你江致远见面讽刺、挖苦我很正常，你要是刻意恭维我，我倒要怀疑了。”胡文轩实话实说。

“哈！胡文轩你还真有点儿受虐狂的味道呢！那好吧，你爱干不干，不干就算了！撕了这计划，我可以重新找合

作者！”

江静舟说着，真的伸手去拿茶桌上那沓两个人刚签过字的计划。他狂傲的样子让胡文轩不舒服，但是依胡文轩对他的了解，这个小子倒也不是无的放矢！事关解救心上人，胡文轩才不想因为和他无谓置气而失去这个绝好的机会！何况自己已经暗中有了计划……

胡文轩一把抢过文件，睨视对方：“这可不行！这件事情既已谈妥，就和你没太大关系了！就好比我将人救出来，她的一切也都和你没关系了！泼出去的水，还能收回来吗？想当年，你是把这盆水毫不留情地泼出去了，不是吗？”

江静舟又白了他一眼，不再答话。

胡文轩理解为戳到他的软肋了，就得意一笑，拿了文件欲告辞，却被他用话拦下了：“别急着走呀，文轩兄，我还要让你见一个人呢！”他的笑容很诡秘。

胡文轩敏感地望向四周，忽然看到了坐在两个副官不远处的女孩。

“你让我见谁？哦，一个姑娘？致远，她是你的什么人呀？不会是……老天，我亲爱的三弟，你又有新欢了？这频率也太……”

“胡文轩，给我闭上你那张嘴！”江静舟的怒容仿佛信手拈来般突然而至。

胡文轩愣住了，不知道他为何突然变脸，又听到他紧接着放缓口气说：“你先看清楚那人是谁，再开口说话吧！”

他伸手高声招呼：“丫头，快过来！”

一切都是那样令人不可置信。胡文轩呆呆地看着走到自己面前的少女。

似曾相识的脸庞、熟悉亲切的笑容，那副多少年来在自己梦中飘浮的神情，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个特征，那个淡红色的、梅花形状的朱砂痣。

“天啊！阿梅？阿梅！是你吗？”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从自己心中发出来，那一定不是自己的声音，他胡文轩何时会这般柔情似水？

“爸爸，是我，您的阿梅！”女孩的娇柔声音是那样的熟悉。是的，容颜可以改变，可是那温柔的声音十几年来深深镌刻在为父之人的心底，从来不曾消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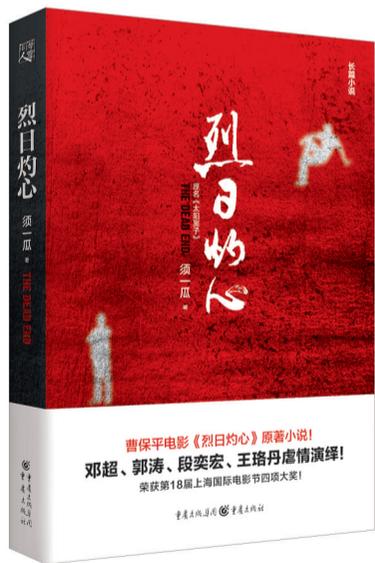
胡文轩几乎是冲到女孩的面前，一把将她拉入怀中，父女相拥而泣。

江静舟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。他当然明白此时这对养父女的感情是很真挚的，但是仍有一丝醋意涌上心头。

是的，胡文轩当年也许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才将年仅4岁的小沁梅留在身边，养大成人。

最初胡文轩可能有着针对他的确定目标，但是8年的朝夕相处、相亲相爱，胡文轩和女孩之间自然形成了真挚、牢固的父女亲情。

（摘自《若爱重生·周旋1946》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）



闭目窥罪
善恶一念

到了金元岛，叫雇工开小机把尾巴的小金鱼和毛背心直接送过来，那样，他们连渔排都不用上了，顺利的话，今天上午尾巴就能看到小金鱼了。

两个人也不说话，一些清扫街道的工人出现了，路人也慢慢多了起来。伊谷春开着车依然保持高速。有一次，差点儿撞上一个骑着垃圾车突然变道逆行的清洁工。

“你累不累？”辛小丰问。

“还好。”伊谷春说，“累了，你再开。”

辛小丰又起了感激之情，他担心伊

34 金鱼全死了

谷春通宵未眠开车太危险。他还不明白伊谷春为什么专程送他，只觉得伊谷春这一时冲动，代价真不小。伊谷春仿佛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说：“系上安全带，你想睡就睡吧。”

辛小丰系上安全带，闭上眼睛。最近，因为案件高发，连续熬夜加班，还因为尾巴病危，辛小丰的确累得快散架了。几乎是合上眼睛半分钟不到，他就发出了轻微的呼噜声。伊谷春看了他两眼，心里也泛起一丝温润，这些待遇不及正规警察1/5的兄弟，都是提着命在跟他干。

对于辛小丰来说，好像是短暂的合眼又睁开的时间，伊谷春竟然就把车开到了湿漉漉的码头。天亮了，是个艳阳天，海面上泛着微红的光。

码头不知怎么被人弄得到处都是海水，下脚很不方便。几个嗓门很大的、搬着运菜大筐子的人，撞了辛小丰一下。伊谷春没有下车，他在车里休息。辛小丰和七八个乘客，在码头等了好一阵子，金元岛那边的客船才轰隆隆地驶过来。看看时间，还差几分钟7点，辛小丰不想打比觉的电话向他那个替他干活的渔排临时雇工的电话。

他决定到那边的码头，随便搭个小机，直接到林老板的渔排上，反正他对那个渔排的位置很熟悉。

客船轰隆隆地驶了一刻钟左右，到了金元岛。辛小丰跳下船，没有离开码头，就看到圭母家的渔排雇工开着小

机过来了，他赶紧跳上那艘小机。问出他是来替尾巴拿金鱼后，那个雇工笑个不停，眼神即判定了辛小丰是个二百五。站在圭母家的小机上，沿路各家渔排上的狗都冲着辛小丰狂吠。他是个生客。

靠上林老板的渔排，辛小丰一跃而上，却发现小木屋关着门。辛小丰敲门，里面的人似乎一阵慌乱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个矮小的临时工才披着外衣来开门，却不让辛小丰进去。辛小丰说：“我来拿鱼。”

那人说：“都死了，没了。”

辛小丰睁大眼睛：“前天你怎么不跟比觉说？”

那人说：“我又没看。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不在屋里。”

辛小丰一把推开他，闯了进去。那人想阻挡，不及辛小丰的动作快。辛小丰一进去，只见在比觉的高低床的下床上，一个女人迅速翻身向里。辛小丰感觉她像海珠，但他没有兴趣细究。他转头就找盛小金鱼的透明盒子，它本来放在窗下的小茶几上。盒子还在，里面最后一条红色的死鱼还在，肚子胀得大大的，浮在水面上。辛小丰心里一阵闷痛，感觉很不吉利，又难以发泄。他想了想，还是走过去，把那个发臭的透明盒子拿了出来。走出来后，想起比觉要的毛背心，辛小丰又进了木屋，躺着的女人以为辛小丰走了，便起来了，不料辛小丰又进来，躲避不

及，只得低下头来。辛小丰也不想看她，找到墙角的旅行箱，拿起比觉的毛背心就走。临时雇工看辛小丰的脸色难看，也不再说话。辛小丰命令他开小机送自己回金元岛，他也没有说什么，把外衣穿好，径直跳到泊在渔排东头的小机上。

三四十分钟后，辛小丰提着空盒子，上了汽车。伊谷春醒了，说：“怎么，空的，都死了？”辛小丰点头，说：“没有人换水。”

“那你还提着它干吗？”

“回去再给尾巴配上。我不想让孩子知道鱼没了。”

汽车驶离码头。伊谷春说：“早知道这样，你直接在花鸟市场里给她再买几条不就好了。这么傻跑一趟，真是一根筋！”

辛小丰勉强笑笑，想说对不起，但没有说。伊谷春一边开车，一边想着辛小丰干这件事真是有点儿过分。辛小丰怎么说也是脑子比普通人清醒的人，这么一根筋的事，竟然把他伊谷春也带进去了，实在不可思议。开着开着，伊谷春心有不甘，说：“你这简直跟黛玉葬花有一比了。”

辛小丰没有说话，伊谷春以为他不会回答了，却听到他说：“我总觉得，小金鱼好，尾巴就会康复。”

伊谷春狠狠地骂了一句粗话：“傻×。”

（摘自《烈日灼心》须一瓜 著 重庆出版社 出版）